

睢村那些事

□ 王伟栋

睢村,一个苍桑厚重的村落,一方地老亘古的热土。

看到“睢”字,使人很容易想起一首古老的诗: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……这首短小的诗篇,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位置,它是《诗经》的第一篇,而《诗经》是脍炙人口,家喻户晓的古典籍。在《诗经》中,《关雎》属《风》篇,《风》的诗成多源于民间的乡谣俚曲,这就引起人们的思索,《关雎》一诗,是否与睢村有关呢?

带着疑问,我来到位于睢村西边的义沟,毋庸置疑,这里应是一条远古的旧河道,随行的老人告诉我,他记事时,这里就是水车哗哗,流水湍湍,雎鸠是他们这里的一种水鸟,尖咀长尾巴,在水中觅草叨鱼为生,“关关”是它鸣叫的声音,至今在沟里仍可以见到。顺沟下行来到茨沟,这里沟面开阔,水聚成泊,水中一块不大的土丘上,荇菜丰沛,芦苇茂密,这种境况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中的“在河之洲”。

如果还有疑惑,随着睢村翟相国墓地的发掘,更让我相信《关雎》与睢村可能有关。据文献记载,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也是古代诗歌的开端,集成时间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,这与睢村前不久发现发掘的翟相国存在时间基本吻合。

2015年7月,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进驻睢村,对村北一块西周时期的墓地开始发掘,共清理墓葬437座,出土文物1500余件,其中包括陶器、青铜器及海贝、毛蚶等。这次发现和发掘,使得晋南地区在邰、霸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区域中心,对探讨西周

时期各个区域中心性质及其之间关系有着重要价值,最后定论,这里便是晋献公并吞的西周小国——翟相国。巧合的是,“翟”(音dì)在汉典中解释为长尾山雉,是当地的一种鸟。“相”的意思是:古代人设置的栅栏。难道最早的翟相国是个围栏养鸟的地方?这无证可考,但无疑又和“雎鸠”贴近了一步,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。

到目前为止,翟相国的城垣尚未发现,但作为一个区域中心,人们在各种活动中,必不可少地会产生创业的吟唱,交往的曲谣,祭祀的礼乐等,《关雎》作为赞美男女交往的一首情诗,被《诗经》在编撰时收录,也便顺理成章了。

文革前,在睢村的南城门楼上,镶嵌着一块阴刻的门匾,上书“古咀村”三个大字,故而许多睢村人认为,他们的村名过去叫“古咀村”,而不是睢村。带着疑问,我们在县博物馆找到一块睢村名人李璋的墓志铭。李璋(1646~1716),字璧六,别号方甫,睢村人,曾任大同府应州儒学学者;墓志铭中有这样记载:明初鼻祖讳肖嗣者,始迁绛邑之睢村……这表明:早在明朝初年这里就叫睢村,距今已是600多年。显然,古咀村的出现一定与筑城有关,城是何年修筑的,在当地找不到记载。后来我们查阅了绛县所有筑城的碑记后,发现最早的也不超过清顺治年间。如果睢村也是在这个时候修筑的城墙,那么更名“古咀村”的时间就比墓志铭中提到的“睢村”迟了300年。至于睢村人筑城时为什么要改村名,我认为有两种可能,一是在当地的土语中,“睢(jū)”与“咀(jū)”同

音,易读。二是“睢”与“咀”相比较,便写好听。

现在,睢村仍沿用着古时的“睢”名,“古咀村”的叫法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。查询恢复的具体时间,睢村人自己也不清楚,更无资料可寻。我想,沿袭传承,不忘初衷,大概是历史不变的定律。

另外,在绛县版图上,睢村的位置还是个关隘要地。过去,睢村是个十分热闹的地方,东半县的人要进城办事,睢村沟里的义沟桥是必经之路。

说是桥,实际上是一条横跨义沟的土坝,长约60米,高约20米,顶部不足3米宽,人们挑担、推车从桥上通过,对面便是进城必经的路村地界。从睢村下沟上桥,沟崖的两边至今还有许多早已坍塌的土窑洞。据说,这就是当年的饭店商铺,其繁昌盛景可见一斑。日本人占领绛县后,曾在桥东的馒头咀上修了炮楼,有40多个日军驻守,日夜不停的站岗守桥,盘查行人,使这一交通咽喉变成了关隘要地。

睢村桥的古老可与绛县城的迁移新建相媲美,自唐高祖武德元年(618)县城自车厢城迁址至今,已过去1394年,睢村桥同样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,在历史的长河中栉风沐雨。直到日军侵华进县城时通了汽车,它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鉴往察来,擷薇知著,现在睢村当代人要修志,我想,编纂村志的条目纷繁、内容瀚多,但有一条不可忽视,就是要觅根溯源,彰奇昭胜,突出文化的闪光点,记好历史的厚重面,把一个真实客观的睢村留给世人,还

睢村一个历史源远流长,文化博大精深形象。

睢村修志还彰显出一个老支书的敬业情结。2014年冬月,原支部书记李宪宗在卸任交班会上,曾向全体村民承诺过3件事,撰写村志便是其中的一件。近3年来,为了这份庄严的承诺,李宪宗同志博采众,不辞辛劳,呕心沥血,披阅寒暑,自掏腰包,求人编纂,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情怀,此举可鉴,其风甚嘉。借此睢村志出版之际,也向李宪宗同志送去深深的敬意。

顺祝睢村志早日付梓出版!
是为序。



中条山的风烈,会排兵布阵似的。谁说不是,睡一觉起来,脸盆满地找,饭锅刮成个豁嘴的瓢。等一晚再走?拴子等不及。为什么急着回家?拿到了通知书。父亲早早走了,这些年母亲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他从一尺三寸拉扯大。拴子想让妈高兴,想让她她早知道这个好消息。

于是他冒险走了夜路。城里三三两两的人打着手电,他跟着壮胆走着,有的地方有昏暗的呵着“热气”的路灯,过去了又很黑,他一路疾跑着。

出了城,只有月光。拴子回头瞅了瞅城里,还有星星点点的灯。他孤身一人东张西望地走。奇怪这平时跑惯的路怎么像是个扯开的黑口袋,血盆大口要把他吞没。他不

由自主越走越快,树在眼前像居高临下的巨人,树影嚙噬像巨人们牵着的跃跃欲试的鬣狗。拴子站住了,头发发紧,心里打鼓。一个信念说我要回家,回去告诉妈妈,妈妈在家等着,要最早告诉她。他摸摸装在胸前的通知书,拉紧了裤子的松紧带。“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”拴子攥紧了拳头跑了起来。

夜很黑,他在无数个巨人眼皮子底下奔跑,在他们的肩膀、鬣狗间跳跃。巨人追他,他追月亮,追着月亮跑了一大截,快要忘记夜的恐惧时,突然月亮也害怕了用云遮住了眼睛躲起来不敢看他。

没有月亮的夜真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学校里白天取信的人很多,拴子等不及跑到

邮局的一大堆刚分好,还在桌子上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外埠来信里找。里面有同学的笔友来信,有同学的朋友来信……一封封花花绿绿的邮票粘在右上角,有的平平展展,有的皱皱巴巴,有的口封得严严实实,连孙悟空都钻不进去。他急急忙忙地找,同桌说看到他的信了,他就急忙跑来了,怎么没有呢。

拴子百思不得其解,像丢了魂一样走回学校。

到校时已过了傍晚,学校亮起白刷刷的晚自习灯,路过校门口的传达室小黑板上写着他名字的挂号信,他立马来了精神,真的是,马上跑进去,唐突中差点碰翻传达室爷爷手里刚举起来的热茶缸子。拴子敬个少先队礼,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重点高中特招生录取通知书。

夜,太静了。蚩蚩和啾啾的叫声连起来像雨点似的此起彼伏。拴子在大渠上跑着跑着走了神。大渠呀大渠,你咋变得那么长呢,拴子感觉已经走了好久。不会是遇到鬼打墙了吧?这个念头一出,拴子浑身的汗毛都稍息转立正了,他拼命冷静下来。想起妈妈的烛光,温暖的烛光让他的心有了依托。拴子又在大渠上跑起来。一阵风吹过,他想,妈妈的烛光也被风吹过。门缝进来的风像坏孩子,使劲摇晃烛心,妈妈一定是稍稍用手护着,她一定说,我儿还没回来呢。门底的风像拉大锯,一点一点扑着妈妈的烛光,妈妈一定是用手护住了,她说我儿在路上跑呢。风推开了窗户像是想要刻意把烛火掐灭,妈妈一定是紧张地用双手把它护在额前,然后轻抚着烛光,就像抚着儿的头,她一定说,我儿在路上快到家了呢。拴子在路上跑着,脚和妈妈的烛光跳在了一起,心和妈妈紧紧挨着,什么也别想把它们分开,他整个人都被妈妈守护着。

拴子抹开了眼泪儿。他是个小男子汉了,但他现在有抹不完的眼泪,泪水汹涌,

泪花在胸前扑簌簌地掉,又掉在鞋上、地上,很快拴子涕不成声,呜噎着大哭起来,泪水模糊了妈妈的烛光。他哭了一会儿不哭了,擦干了眼泪,心里重新燃起烛火。他想,妈妈说,读书改变命运。我上了重点中学可以学更多的知识,妈妈看到通知书一定很开心。

拴子边走边想,脚底一滑跌进了大渠,大渠没有水,是他和小伙伴常玩“跑大渠”跑惯了的大渠,他滑到一半设法停住了。往上爬时,看见月亮揭开乌云的面纱轻巧地将身子一闪,向外走出来。他追着月光又走了一小截,终于到了村子。

拴子回到家,顾不得喝水,进门先从满是积尘的窗台上摸着洋火,“擦——”洋火头上燃起一大片火焰,照亮了拴子稚气未脱的鼻子和脸颊,拴子点亮桌前的两根白烛,拿出被汗水溼湿的通知书,捧在妈妈的遗像前,他坐了下来,看着遗像里的妈妈,妈妈也凝望着他。拴子觉得,妈妈笑得好开心,她是天底下烛光里最美的妈妈。

妈妈的烛光

□ 高晋旭

